

龍門文庫
(6)

龍門縣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

一九九〇年十一月

19.08

封面题字：李林水

编辑出版：政协龙门县

文史工作委员会编

责任编辑：陈裕宏

李林水

广东省非营利性出版物准印证

(90)粤印准字第82号

本期印数：500册

印 刷：龙门县印刷厂

目 录

- 1、我县人民第一次抗击日寇纪实……………李汉驹（1）
- 2、抗日烈士挽联……………李汉驹（2）
- 3、蓝田瑶族英雄谭观福事迹
 及龙门建县探源……………梁国凡（3）
- 4、游击队智取茅岗乡府……………李 觉（6）
- 5、回忆龙门四十年来的巨大变化……………施汉潮（11）
- 6、龙门群众文化工作回顾……………周慧梅（15）
- 7、龙门现代民间绘画（农民画）
 发展情况综述……………谭池发（20）
- 8、龙门县城以往的公园……………李汉驹（32）
- 9、客家山歌的内容及其表现手法……………陈裕宏（34）
- 10、客家山歌的对歌艺术……………钟颂今（38）
- 11、增江航运回顾与展望……………张津光（46）
- 12、龙门县水利水电四十年……………张津光（48）
- 13、龙门县小水电情况及发展趋势……………陈新德（52）
- 14、龙门县矿业的生产和发展情况……………谢子华（55）
- 15、访港胞潘南先生……………黄焕阳（59）
- 16、忆刘鸿基先生……………路文杰（61）
- 17、黄观文拴虎轶事……………曾基林（63）

我县人民第一次抗击日寇纪实

· 李汉驹 ·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不断南侵。一九三八年农历八月廿四、廿五、廿六日，敌机空袭龙城镇。尤其是廿六日，敌机整天大编队轮番狂轰滥炸，倾泻大量重型炸弹及烧夷弹，东廓市几乎全部被毁，四处断壁颓垣，惨不忍睹。

廿九日下午四时左右，一小队日军约廿余人。配备小钢炮一门，沿龙平公路向县城进犯。当其抵达林村路段时，不敢贸然进城，便在公路旁鹅厂（即现林业招待所）宿营，强拉百姓为其担水煮饭，又在林村、隔田、竹园等围村捕捉猪、鸡，搜刮食物。黄昏前，敌机一架向日军投下一批补给，然后飞走。

当人们得知日寇犯境时，无不义愤填膺。于是同仇敌忾，奔走相告，实行坚壁清野，疏散老弱。十八堡（即今王坪镇）各村壮丁，各自集结起来，在辖区选择据点，城东在新樟塆、龙冈岭，城北在茅埔山、木棉山，城西在林歪岭、水背山，城南在甘香山、石神庙等处。据点内集中土枪土炮并加强守备，准备随时抗击敌人侵扰，同时知会负责附城治安的义勇壮丁常备队，约定晚上采取行动。当晚八时，常备队进行接敌运动，进入东较场南端丘陵地带，向敌猛烈开火，旋即转移至狮岭头（即龙秀山）监视敌人。各村据点听到枪

声，即鸣锣呼应，一时间四面八方，锣声震天，枪炮齐发，直至深夜。日军不明情况，只龟缩在营地附近，偶尔漫无目标地开炮壮胆。挨到天色微明，知我有备，遂循原路遁去。

抗日烈士挽联

· 李汉驹 ·

抗日战争初期，龙门县开办青年干部训练班和乡镇人员训练班，共有学员150人，结业后分配到地方团队及各乡镇工作，其中有个姓李的学员，被任为抗日自卫队小队长，驻扎永汉镇。一次，日寇由增城北上侵扰龙门，李奉命率部开往龙、增交界的铁扇关门地方，据险阻击敌人。当日寇进犯时，他身先士卒，英勇杀敌，后来因敌众我寡，李与敌肉搏时，壮烈牺牲，年仅20岁。

为了表彰忠烈，龙门县各界在县城东较场举行追悼会，在众多的挽联中，有一联曰：

“百五学子，矢志奉公，惟君杀敌成仁，烈魄忠魂堪景仰，二十壮龄，捐躯殉国，念汝留孤遗寡，秋风冷日倍凄其”。

读之令人潸然泪下。

蓝田瑶族英雄谭观福事迹 及龙门建县探源

· 梁国凡 ·

龙门县的设立，是从明朝弘治九年（公元1496年）开始的，到现在，将近五百年了。龙门地区，古时属于百越之地，由于开发比中原迟得多，当时又被称为“南蛮之地”。到秦汉时期，这里是番禺县的一小部分。汉献帝建安六年（公元201年）以后，龙门地区归属新建的增城管辖。

为什么后来明朝政府要把“上龙门”地区从增城县分离出来，增加设立一个龙门县呢？这件事，同这里长期以来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有关，尤其是同瑶族英雄谭观福领导的起义有直接关系。

谭观福是明朝弘治年间（1488—1505年）少数民族起义的卓越领袖。直到现在，龙门县蓝田瑶族乡——惠州市地区唯一的少数民族乡——的人民仍旧纪念着他。相传谭观福身高八尺，胸围丈二，手有钩，脚有挠，能飞善走，爬山越岭如履平地；力量超人，武艺超群。因他勇于为民众主持公道，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瑶族人民都很拥戴他。1488年，增城土豪劣绅和官兵大规模袭扰瑶山（今龙门县蓝田寒山），烧杀劫掠，无所不为。瑶民们忍无可忍，就推举谭观福为首领，进行起义，义旗一举，本地的瑶民和邻县的壮族群起响应，屡次打败当地官兵，还惩治了贪官恶霸。起

义军声势浩大，震动了现属的龙门、增城、新丰、博罗和从化广大地区。明朝统治者闻报大惊，污蔑起义者是“盗”、“贼”，把这次起义称为“蛮匪作乱”。（光绪《广州府志》卷六十九：“弘治元年，峒瑶谭观福恃险为乱。”同治《番禺县志》卷二十一：“弘治元年，番禺盗谭观福作乱。”）严令立即增兵“进剿”。一个姓石的带先头部队“精兵”一千人进山，企图血洗瑶山。谭观福早有准备，率领起义军在坑口径（地名）设下埋伏。当敌人进入包围圈时，全军一齐发射毒箭，大量杀伤敌人。（民国王思章《增城县志》卷一“瑶人”：“莫瑶长技在强弩药矢，发无不中，中则立毙。”）紧接着就冲杀过去，把敌人杀得人仰马翻，全军覆灭（1987年《龙门文史》第2期《瑶民起义》）。

这次起义沉重打击了明朝的封建统治，明朝政府调集诸路兵马，用强大兵力对瑶民和壮族人民实行残酷的大屠杀，“斩首数千”（康熙《龙门县志》卷九“灾祥篇”），才把起义镇压下去。

面对这个事件，封建统治者总结了教训，并且采取了他们认为有效的补救措施：——咸丰《龙门县志》卷二“沿革”部分中有这样的记载：“龙门县之设，因明弘治……盗起，结山峒之民啸聚其间，险阻辽阔而不可治，督臣始建议置县扼要冲。（弘治）九年乃俞其请，遂徙原设巡检司于黄沙坳，割增城之西林、平康、金牛、三都、民版十一里以为邑，析博罗地益之，设县治于七星岗（今龙门县县城内）。其地为增城之上龙门，故以龙门名县。立而盗贼渐息”。——这就是说，明朝政府为了防止人民起义，接受了督臣的建议，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增设了龙门县。

龙门县设立以后，真的像上述咸丰《龙门县志》所说的

“盗贼渐息”（起义渐渐停息）吗？不是的。由于封建压迫的沉重，人民依旧不断反抗，从1496年（明弘治九年）至1854年（清咸丰四年）的三百五十多年间，有历史记载的龙门人民起义就有二十五次之多，揭竿而起的农民、炼铁工人、饥民、瑶民等等，每次少则几百人，多则上万。起义军还多次攻占县城，杀死县官。咸丰年以后，起义的次数和规模，依然有增无减。

谭观福为瑶族人民的解放，壮烈牺牲了。蓝田瑶民为了纪念他，在石马山脚设庙祭祀，并且不断神化，尊称他为“谭仙公”，世代供奉。（1987年广东民族研究所等编的《龙门蓝田瑶族调查》一书的第106页《谭仙公庙的由来》）。谭仙公庙，在解放初年，由于“左”的路线的影响，被人拆毁。但是，瑶族英雄谭观福在人民心中筑下的丰碑，是永远不会倒下的。

1990年7月

游击队智取茅岗乡府

· 李觉 ·

1948年，我们游击队开展打地霸、分田地、破仓分粮斗争活动，声势浩大。龙门伪政府为苟延残喘，飭令各区乡组织反动武装，进行对抗。当时我白虎队所属地区茅岗、路溪、龙华相继建立反动武装，对我们活动威胁很大，我们被迫退入山区陈禾洞、河坑头、邓村等老游击区。队伍情绪不大好，有些人逃跑，有些人请假不回来。支队政治部主任陈江天同志找我谈话：“现在你队所属地区全部建立反动武装，对我们很不利，特别茅岗反动武装，是我们心腹之患。他们很了解我们的情况，且随时有可能配合反动正规军对我们进行“扫荡”，因此茅岗反动武装非拔掉不可。但这反动据点不能强攻，只能智取。”听到首长对形势的分析，以及对敌斗争策略的指示，我心里很是激动，也很佩服，便主动向陈江天同志提出能否让我到茅岗试试策动工作。而陈同志回答说：“你去我放心，但此行危险性很大，要提高万二分警惕。”我说：“首长放心，只要能拔掉这一反动据点，个人安危不计较”。陈同志接着指示：“你此去，最理想的是全拔掉反动据点，如不能全拔，可拉一批人和枪过来，如人枪都不能拉过来，可在龙江圩内或其自卫队内部建立一个情报站。”第二天当我出发时陈同志送我到门口，眼都红了，生怕我去了回不来。最后他说了几句话：“提高警惕，注意

安全，祝你成功。”

我出发后，经二个月时间，入虎穴找依靠人员，找寻策动对象，终于在党正确领导下和在陈江天直接指导下，游击队于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全拔茅岗这一反动据点，活捉反动头子钟达人，刘丽如等，缴获机枪二支，步枪四十七支，短枪五支，弹药物资一大批，并当场将顽固反动中队长钟路新处决，宣布茅岗解放。

我们是如何做好策动工作的？——

我对茅岗地方人事很不熟悉，更不熟悉反动中队内部的人。只是在东纵北撤后，我经常秘密活动在茅岗担水坡村，认识几个人如钟桥板、阮马生、钟新泉、钟观火、钟锦华等，他们曾将祖赏的机枪一支、步枪三支带去投靠过游击队。但一时找不到邓子廷游击部队，不到几日又被收买回去。听说这批人大部分参加了反动自卫队，我认为这些人还可作策动对象，但又考虑到这批人不一定靠得住。首先我要弄清他们的思想志向才能转入第二步策动工作。因为，如果找错了，弄不好自己牺牲是小事，党的事业受到损失却是大事。想到这一点，我感到不能有半点马虎。因此我找到李华仔，因李是茅岗人，又与他们熟悉，且是跟随自己身边的人，可使用其做这一工作。便把他找来谈，并将这一意图告诉他，而他听后表示积极支持。我布置其先回去找阮马生、钟桥板交谈试探，摸摸他们的思想动态，并告知他们李觉想来探望他们。李华仔接受任务回去找到阮马生和钟板桥谈话说：“李觉同志想来探望你们，未知你们意思如何。”他们听后很欢喜，说，觉哥如此看重我们，如他来，我们无任欢迎，热情招待。他们还说今年生活不好过，而华仔则乘机动情地说了几句话：你我都是穷孩子，要过好日子，只有共产党胜利才有

好日过。随后李回来汇报了他们的情况，认为可以策动。之后，我即和李华仔去见他们，他们都很欢迎说：“觉哥真的来了，我们有福。”当晚未有说我们的意图，只是说来探望他们的。与此同时，谈了目前形势，说到国民党将要垮台，共产党快要胜利，并提醒他们不要走错路。他们听了很高兴，要求跟我们一起打游击。我说：“很好，也很欢迎。但要干革命不一定要去打游击，也不一定要跟我在一起，你们能在当地组织队伍，配合我们打国民党反动派也是革命。如果你们能组织起来干，我可以派人、派枪协助你们。”这时钟桥板则说，要做就做大一点，把乡府枪支夺过来。而我也就因势利导鼓动说，如果你们敢这样做是英雄的行动，永远受到群众爱戴。但要把乡府的枪夺过来，谈何容易。试问你们怎样夺法？枪支在别人手上，他们绝不会自动送给你们。经过一番开引，大家说：可进行串连发动，谁可以动员××，谁又可以串连××。我接着说：这样做对头，把枪夺过来掌握在自己手上那就好办了。我又提出意见：“大家可按照串连发动的办法去做工作，等串连发动好、统一好思想，商量好办法才行动。现将李华仔留下协助你们。”一夜座谈至天亮，我即和他们告别。几天后李华仔回来汇报，已动员有钟观火、钟学贤、钟桥板、阮马生、钟伯贵、刘传、刘火全、钟沙锦、钟新泉等九人，开了几次会议。大部分都没有什么问题，只是钟新泉在会议中不发言，只在笑，可能有什么思想问题。据此我即向陈江天同志汇报：钟新泉思想不通，未有什么把握。我提出再去，看看他有什么顾虑。陈同志说：如他生活上有困难，可给他一点钱，现在可先给他500斤谷钱。事成后，可奖励他们500担谷钱。得指示后，我马上和华仔又去会见他们，亲自找钟新泉谈话，我问钟：“你对这次行动意

见如何？”他说：“我不反对，但我无法参加，因我家朝讨暮粮，全靠我维持一家生活，如我走了，我家人怎办？”我说：“这是实际问题，如果你参加了，部队会适当照顾你的。现领导了解你有这一困难，我带来500斤谷钱给你家庭暂用。事成后，可奖500担谷。”他听了后接过了500斤谷钱说：“如果是这样，我就可放心。既然你们照顾我们，我一定和他们一起把枪夺过来，你们不必担心。一切事情我会布置好，待各方面作好计划后，我会去路溪会见你，因为你来此消息已被人泄漏，乡府已经多次派人到伯公坳伏击你，如遇上他们则万无生还。”不几天他们（钟新泉、钟学贤、钟桥板、阮马生、钟观火等人）都来西山庙见我。由钟新泉谈了行动计划：

- 1、行动时间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七日上午九时。
- 2、钟学贤、钟新泉掌握好机枪，钟观火、刘传为副手。
- 3、入乡府时以聚赌为名，掩盖行动。
- 4、监视反动头子由钟桥板、钟伯贵负责。
- 5、刘火全预早将中队长钟路新骗出去，听到枪响后即将他处决。
- 6、如果有特殊情况变化，全部人带枪就往路溪方向联络部队。
- 7、我们掌握机枪后即鸣枪，接应部队听到机枪响了，也即鸣枪，并及时赶来配合。

经商量好后，回去即将此情况又向陈同志汇报。陈即急信调白虎队回来执行任务。当晚白虎队回来，由陈同志向他们说明这次任务，并连夜将部队开到茅岗乡府附近的刘南家里。到第二天九时听到机枪响了，部队也即鸣枪，跑步到伪

乡府配合收缴枪械，并将钟达人、刘雨如押出来，由王育文教导员向他们训话，命令他们向群众认罪。而钟达人伪大队长低着头勉强说了几句：“对不起大家，做了很多坏事，也对不起共产党，愿意在共产党领导下重新做人立功赎罪。”

最后由钟学贤集中自卫队，由王育文宣布：愿意者参加游击队，不愿者可回家。钟达人伪大队长通过教育按宽待俘虏政策释放回家。自卫队员听到后纷纷前来报名。随即将参加者编为一个中队，名为旋风队，任命钟新泉为中队长、钟学贤为中队副，而阮马生、钟桥板等分配在茅岗圩临时管理委员会担任正副主任。

写于1989年10月

回忆龙门四十年来的巨大变化

· 施汉潮 ·

我今年已五十八周岁了，是位经济师，现任县工商银行的总会计。我原是广州市人，解放后参加了银行工作。自五一年八月从惠州市东江专区中心支行调来龙门后，已度过了三十八个寒暑春秋。回忆我来龙门时的状况，又翻了一下历史资料，与今天相对比，使我心潮激荡，深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县人民的努力，龙门的变化是惊人的。下面我从六个方面加以对比，向大家说说新旧社会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一、比交通。五一年八月，中国人民银行东江专区中心支行骆维强行长宣布一批干部要调到各县支行工作，其中我与卓同志两人分配来龙门。陈忠副行长曾征求各人意见。我当时虽年轻，才廿岁，未出过远门，也不知龙门在何方，更不懂情况，便表示无意见而服从调动。我是怎样来龙门的？惠州离龙门约一百五十公里，我两人竟走了三天二夜。第一天从惠州乘电扒船到河源，已深夜十二时了。第二天请了三部单车，从河源经回龙过了一宿。第三天继续经平陵直抵龙门。搭单车是边行边坐，坐坐行行，“游山玩水”（单车曾经跌落田基下，行李也弄湿了）。而今天呢？搭汽车只用两个小时，三天两夜比二小时，这是一比。同年十月，调我回惠州学习保险业务，因请不到单车，只好步行到杨村，再转乘

过路车到惠州，这条五十多公里的龙杨路，我足足跑了十五个钟头，到达杨村时，我的双腿已麻木，脚板起了几个大泡，二十岁仔，还是第一次。县内交通也差，银行运钞由龙门上地派，永汉过麻榨，是由警卫员肩挑步行的。1956年我在沙迳的双东乡搞粮食统购统销，县委开四级干部大会，散会后与代表一起吃完晚饭，由甘香经石山顶、出四围、直达沙迳，也是星夜步行回去的。现在怕无人愿这样走了吧？单车也嫌辛苦，何况步行。你看今天，条条大路通村庄，每个乡镇天天都有班车到县城，有些还直通广州等地。1988年的货运量已达一百七十二万吨，随处可见大客车、小客车、大货车、人货两用车、面包车、大拖、中拖、小拖、摩托车等等。自行车更是千家万户都有。

二、比人口与城市发展。1951年全县人口才十三万，县城不足四千人。县城内真正龙门人不多，当时有两个同乡会（惠潮嘉汀、四邑）。龙江街经营卖布和车衣的多，绝大多数是顺德人，龙江街就是以顺德龙江圩而名的，这些人多是走日本而来龙门落户的。解放后，大军南下一批，土改队留下一批，流溪河电站建成又调来一批，文革时知青落户又来一批，至1988年底止，全县发展到二十七万多人，翻了一番多。县城由不足四千人，发展到三万多人，已达八倍。由于经济发展，人口增加，城市建设也日新月异。我初来时，只有十条残旧的小内街，没有高楼大厦，现时的县政府、总工会座落的龙秀山，那时可捉到狐狸、黄獐。东较场、太平门原是打靶地，车站、科委大楼也是农田、旱地。如今县城新屋一幢幢，大厦一座座，大桥飞架，两岸变通途，远非昔日可比。

三、比电力。1951年，龙门是无电灯照明的，晚上不出

门，家家户户、机关团体都是用火水灯。以后，由龙昌米机每晚发电三小时，供应居民照明而已。当时没有什么文娱生活可言，连电影也无。至1953年才有三台仅42千瓦的发电机，也只可用于居民照明之用。当时有句口头禅，就是“电灯不明、街道不平。”经过多年来的努力，用银行贷款、上级拨款、财政帮助、自筹解决等方式，筹集大量资金，年年兴建县、区、乡的水电站。1988年全年发电量已达一亿多度，成为全国第一批实现电气化的县。现在有了电，文娱生活也大有改观，什么电影啦、录像啦、电视啦、音响组合啦、冰箱啦……等等，应有尽有，家电已进入城乡千家万户。有了电，使龙门工业迅猛发展，经济繁荣，这是解放初期绝对无法相比的。

四、比工农业总产值。1956年工农业总产值为2191万元，其中农业1676万元，工业才515万元。工业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3%。到1988年，工农业总产值已达1.73亿元，比1956年增加近七倍，其中农业8500万元，工业8800万元，分别为1956年的四倍和十六倍。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0.87%，1988年与1956年相比，工业总产值比重翻了一番多。以上情况表明，龙门的工农业生产结构起了重大变化。

五、比工业发展。解放初期全县工业只有三间粮食加工厂（国营龙昌米机、永汉加工厂和私营裕民和米机，其职工不足三十人），和只有二个人的一间印刷厂而已。年总产值才七十七万元。工业品全赖广州或外地供应。解放后，龙门工业发展很快，五十年代开始，逐渐增加了木材、松香、矿产、土纸、酒、红糖、生铁、煤、水泥等。到八十年代，各镇、乡、村都有工厂、全民的、集体的、个体的、联营的、中外合资的，“三来一补”的多种形式的企业，都搞起来了。夹

板、针刺毛毡、保暖器材等工厂正动工筹建。1988年总产值已达8839万元，比解放初期仅有77万元，增加114倍。在县委、县政府、经委、科委的领导关怀下、我县工业形势喜人，大有搞头，科技人员大有用武之地。

六、比金融事业的发展。1951年我来龙门时，全县只有两间银行（县支行、永汉营业所）1951年的存款总余额才七万二千元，农业放款余额一万二千元而已。到1988年全县各地包括农村均有金融机构，已发展到五行（人民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一司（保险公司）、一部（金融服务部）、一社（信用社）。单县城据不完全统计，就设有各种大小银行（所、社）28家，可说银行多过米铺。通过银行职能，为龙门经济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作为金融枢纽、经济命脉的银行机构不断增设，意味着该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市场的繁荣。

（写于一九八九年）